

一百个女兵梦

YIBAIGENUBING
MENG

桂恒彬 著



解放军文艺出版社

报告文学

一百个女兵梦

桂恒彬 著

解放军文艺出版社

一百个女兵梦

YIBAIGE
NUBING
MENG

桂恒彬 著

解放军文艺出版社

新登字（京）118号

书 名：一百个女兵梦

著 者：桂 恒 彬

出版者：解放军文艺出版社（北京西什库茅屋胡同甲3号）
（邮政编码100034·电报挂号6550）

印刷者：北京丰华印刷厂

装订者：北京密云水库装订厂

发行者：解放军文艺出版社总发行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

开 本：787×1092毫米 1/32

印 张：5.625

字 数：117,000

版 次：1991年12月第1版

印 次：1991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 数：00,001—11,000

书 号：ISBN 7-5033-0297-6/I·248

定 价：3.40元（膜）

（如有印刷、装订差错，可向本社调换）

序

田爱习

二十年前，我在军里做文化工作，和军首长下连蹲点，发现了一个不错的小战士。

当时连队住在农村，村子依山傍水，风景秀丽。连长是个黑脸山东大汉，他大概看出了我很喜欢这个小战士，就让他来给我们当了个临时“通信员”。小战士勤奋好学，机灵活泼，我们都很喜欢他。

二十年后，我在军区工作，当年的那个小战士忽然在全国大型文学刊物《昆仑》上发表了报告文学《一百个女兵梦》，令我兴奋。当他捧着手稿，要我给他的单行本作序，并说，“你最了解我，你写最合适。”我的脑海里又萦绕着一幕幕他当兵时的情景……

出于职业的习惯，当我提笔时，首先想到的是，近年来改革开放给军队建设带来了新的活力，为军旅文学带来了生机。部队不断涌现出的新人新事新风貌，为军事文学创作提供了极为丰富的矿藏，吸引和呼唤着一批批热心的作家艺术家走向部队基层，走到战士中间，一批批具有时代特色和连队生活气息的军事文学作品相继问世。但回想起来，在以往

发表的军事题材报告文学中，反映女兵生活的作品似乎不多。文学创作多反映男兵生活是应该的，但女兵的地位和作用正随着军队建设的发展而不断加强。在军营里，尤其在清一色的女性军营里，她们的生活也许比男兵更加丰富多彩；她们的生活应该对作家更有吸引力，描写和赞颂新一代女性军人，也是当今作家艺术家的使命之一。

我想，正是基于这种思考和使命感，现在作为济南军区创作室副主任的桂恒彬，创作了中篇报告文学，《一百个女兵梦》，为军旅文学百花园中，添了一株新花。

《一百个女兵梦》描写的是济南军区通信总站女兵八连的生活故事。这是一个在通信枢纽线上奋斗了二十多个年头的英雄女兵群体。她们的代表曾在北京受到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，她们连曾数次选派代表参加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，军区曾授予“巾帼群英、通信标兵”、总政治部授予“全军妇女先进集体”、全国妇联授予“全国三八红旗集体”称号。二十多个春秋，这个连队的成员，走了一批又一批，来了一茬又一茬，走者留下的是汗水、功绩、荣誉；来者接过的是传统、牺牲、奉献。她们的理想、情操、事迹感动了各级领导、机关；她们的典型经验在文件、报刊、广播、电视上广为颂扬。而用报告文学的手法，全景式的描写她们，桂恒彬同志开了先例。

当我仔细阅读作品，仿佛徜徉在一群天真烂漫，美丽无比的女兵群里。作者那真切生动的叙述情调，优美流畅的语言文字，鲜明感人的个性描写，耐人寻味，发人深省。读完作品之后，似乎也象梦游一样，缓缓打开了女兵军营的神秘之门，进入了绿色的女儿王国，年轻貌美的女兵生活场景好似

电影一样在眼前闪现：青山绿水，灰瓦红墙，整洁的女兵宿舍，宽敞的练兵场；清脆嘹亮的歌声、口号声；坚定有力的队列踏步声；单机里回答用户的甜甜微笑声……

在作者的眼里，女兵八连是个洁白如玉的美丽世界。山美、水美，人更美；一百个女兵，一百个美的形体，一百个美的心灵。尽管作品也描写了这些女兵中的幼稚、失误、甚至失足；但八连的爱、八连的情、八连的历史，造化了美的个性，筑成了美的集体。她们美得可亲可爱，是阳刚之美，是军人之美，不是弱不经风的娇柔之美。正如作品中所颂扬的，她们是逐浪翻飞的海燕，凌空翱翔的山鹰。作者用热情而细腻的笔触描述的每一个美丽形象，都会在读者中留下深刻的印象。

《一百个女兵梦》，作为报告文学对恒彬同志来说，应该算是一篇成功之作。他有丰厚的部队生活基础，也有多年的创作实践。一九七〇年他入伍来到了一个载满荣誉的功臣连队，在这个连队生活了八个春秋，经历了类似一百个女兵所经历的战斗生活，他熟悉连队的干部战士，热爱连队的生活，从入伍那天起就开始了文艺创作生活，表扬连队的好人好事，赞颂战友之爱，官兵之情，他们创作的曲艺、戏曲、演唱一个个搬上战士文艺舞台，成了深受官兵欢迎的战士作家；后来他考上了军校，学习、训练，紧张的院校生活使他更加成熟。因为品学兼优，被留校做政治工作，这段时间，他没有再写什么东西，但他没有离开兵的生活，时有动笔的欲望。去年，他被调到军区创作室任副主任。一次偶然的机会，他来到了女兵八连，来到了一个新的天地。面对这个英雄的女兵群体，对本已熟悉的连队生活感到新奇、陌生，也

就引起了浓厚的兴趣。他产生了创作的热情和欲望，于是象当年那样热情的深入生活，细心地观察体验生活，才有今天的作品奉献给读者。

生活对每一位作家是平等的，没有远近，没有亲疏，而作家对生活的态度则有极大差异，如果恒彬同志没有以往的生活基础，没有对现实生活热情拥抱的态度怎么会有《一百个女兵梦》呢？

但愿他永远是我印象中的连队兵！

目 录

第 一 章	红玫瑰白玫瑰.....	1
第 二 章	摩天楼的微笑.....	11
第 三 章	玉菁出走.....	21
第 四 章	女连长情怀.....	32
第 五 章	红烛泪.....	42
第 六 章	妈妈的小公主.....	50
第 七 章	洁白的雪.....	62
第 八 章	太阳岛姑娘.....	71
第 九 章	姐妹情.....	82
第 十 章	五朵金花.....	92
第十一章	葡萄林的记忆.....	103
第十二章	蓝色的爱.....	112
第十三章	杨丽烧糊饭.....	122
第十四章	雁南飞.....	130
第十五章	少女童话.....	141
第十六章	丫头树.....	152
第十七章	相会在梦中.....	164

第 一 章

红玫瑰白玫瑰

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，每当在明亮的月光下，我都做着—个甜蜜的梦，永远不愿意再醒来……狂风、暴雨。风雨中，一位四十多岁娴淑文静的女军医身背药篓，象—棵被狂风吹弯的小树，在长江下游的乡间田埂上艰难地跋涉着……篓筐中的草药青翠欲滴，溢出绿色生机。忽然，路旁出现—棵野玫瑰，紫红色的小花在风雨中飘摇。她喜出望外地走上前去，意外发现—个襁褓，里面有一个婴儿，花骨朵似的小嘴儿吮吸着雨滴……那便是我，她便是我妈——

十八年过去。

妈把我养大了。可我不争气，大学没考上，只好从人武部领了一套国防绿来。不过当个女兵还是很惬意的。嘿嘿！那天我从南通港坐轮船，人很多，怪热闹的。妈流泪了。我说妈你干嘛呀！就象

生离死别似的，又不是不回来了。我调皮地抱着妈的脖子吻了她一下，妈笑了，我和妈 good-bye 了。江水滔滔，轮船起锚了，我模糊的双眼只看见妈妈那花白的头发，她呆呆地站在船坞上，她大概是想起十八年前那个娃娃了……

我来到女兵连。

女兵宿舍是美丽的。一幢二层楼房，青瓦红墙，门前两棵芙蓉树，粉红色花蕊散发着扑鼻的香水味儿，对面一排小白杨亭亭玉立。楼房前是一片开阔地儿，排球网、篮球架、橱窗、画廊生气勃勃。东西墙两侧的晒衣绳上绿意盎然，姑娘们的小零碎儿，似美丽的花蝴蝶在绿色中飞舞。

有一列新兵正在走步。一位军人姿态极好，肩缀四条黄杠杠的上士班长正训着话呢！

“这是走队列，不是跳舞，这儿是训练场，不是舞厅，看你们一个个象刚出壳的小鸡儿，站没有站相，走没有走相，没当三天兵，就嫌八连苦，八连累，八连严，就想远走高飞了是不是？翅膀还没长硬毛呢！告诉你们这儿不是公园，不是跑马溜溜的山上……笑什么？眼睛往哪瞟？那儿没有耍猴儿的……”

这时我才注意到有几个新兵，提着挎包、脸盆儿，向门外的大卡车走去……这是怎么回事呢？

我愣神的当儿，一个留着短发的女兵走到我的跟前，她问：

“喂！干什么的？”

“啊……连里有干部吗？”

小战士“扑哧”一笑。她大概看出我的傻样儿了。这时大门旁正好走来几个女兵，其中一个说：“你有事吗？我是连里副连长。”

副连长中尉军衔，身材苗条，大眼睛，黑眉毛，高鼻梁，瓜子形脸颊红润、美丽。女兵连干部是特选的吧，我想。

“你贵姓？”

“我姓金。”

“她是金副连。”旁边一个女兵插嘴说。

“金副连，我是来写东西的。”

“噢！写东西的？那请你先上接待室吧。”她把我带进楼下接待室，却自个儿上楼去了。

接待室面积很小，一圈沙发，几对茶几占有了全部空间。正面墙上有一幅引人注目的国画，绿叶红花烘云托月般地从水面跃出，上题：“清水出芙蓉，天然去雕饰”。

不一会儿，连队文书端来一杯茶，我正慢慢喝着，一串银铃般的笑声，只见一位理着齐耳短发漂亮的女中尉出现在门口。

几句寒暄之后，她自报家门：我姓毕，名海燕，今年27岁，孩子八个月，爱人在省军区当参谋，我是副连长命令干副指导员工作，指导员休产假了，我代理指导员。

她性格开朗活泼，黑黑的睫毛下闪动着一双美丽动人的眼睛。我想起一幅油画：“我是海燕”。

她说：刚才把你晾在这里，闹了个小误会。嘻嘻！我们想别是个骗子来八连探听秘密搜集情报的吧？

我这才想起拿出红色文职干部工作证。海燕摆手说：通信总站刚来电话了，说你来了要好好招待。久闻大名，从未谋面，没想到你亲自登门啊！

我说：是你们的“女兵梦”把我引来的呀。

她说：你看那稿子还有用吧？

我说：稿子潜力很大，因为这我才登门拜访呀。我穿着便衣，差点被你们当“特务”了，你们的警惕性蛮高嘛！

海燕收敛了笑容，略有所思说：姑娘门前是非多呀，前几天一个姑娘让一个男孩儿带走了，闹得全连紧张，情况还没有完全解除呢。你知道，女兵连名声在外，连社会上的小青年也扬言，要找个女兵连的姑娘玩玩。有一段时间，不是这个姑娘来电话，就是那个姑娘来请假。什么事儿？家里来人了。姑娘的心亲情涌动，象小燕子一样飞往车站，谁知又哭着回来了，原来是地方小青年的恶作剧。

有的家伙更大胆，直接约你到大观园去看球幕电影；有的约你到立交桥的桥洞下见面。有一回，我就接到一个电话，你知道我毕海燕不是吃素的。立交桥头水泥柱下，手拿一束玫瑰，不见不散。晚霞从千佛山顶慢慢下落，有一个“大笨鹅”手拿一束玫瑰，嘴里哼着小曲儿：“玫瑰玫瑰红玫瑰，玫瑰生长在荒原；少年看见小玫瑰，如此娇嫩又美艳；少年说我要摘你，玫瑰生长在荒原；玫瑰说我刺痛你，使你终生忘也难……”

草坪上早已布置了姑娘们的包围圈，这家伙走近了接头点，一声令下，把这个“大笨鹅”给抓住了。你说怎么处理吧？送派出所不够格，带回连里教训，影响不好，只好白白的放了。后来连里明文规定：出门者二人以上，外来者查明

身份。

你的大驾光临，我向连长禀告。连长说，不管他是写什么东西的，上级未来通知之前，女兵秘密无可奉告。

我笑着说：你们连长挺厉害呀！是男的还是女的？

海燕大笑：八连连二十余载，连长换了十三任，从未有过异性。现在有些文艺作品中，什么女兵连的男连长呀，要不来个男家属呀，你想想，一大群女的，就那么一个男的，那不成了猴儿了，工作也不好开展啊。咱们连都是清一色的女子，姑娘们都才十七、八岁，花朵般的年龄，花一样的容貌，有人说，女兵连的女兵怕是专门挑选的吧？其实呀，好看的脸蛋不能出大米，有的来到八连就受不了这个苦啦！刚才你都看到了，昨儿分来三十五个新兵，今天就调走了五个。哟，这个你可别往文章里写呀！

海燕爽朗地告诉我，女兵姑娘是一群美丽的小鸽子。她说：

去过蝎子山吗？见过蝎子山下的土屋吗？那可不是萨姆大叔的小屋，也不是日本的繁华都市名古屋。那是无名的穷山沟，咱们连打前年才搬进英雄山下的闹市。那里虽不比都市繁华，姑娘们却常常留恋那个地方。为什么？那里风景优美，空气新鲜，花鸟虫鱼家禽野兽多啊。一到晚上，成群结队的蝎子、壁虎满山爬。我们到坑道里去值勤，就听到猫头鹰、刺猬、长虫、山鸡、野兔儿，叫得怪吓人哩！可我们钻进坑道，投进大自然的怀抱，机台四方方，塞孔一排排，手拿锃亮的电键，红灯闪，绿灯亮，就象在闹市一样。

每当朝阳初升的时候，换班了，姐妹们从机台上走下来，从山肚子这头走到那头，从山洞出口钻出来，去进行爬

山比赛。登上英雄山麓，伸一伸腰腿，舒一舒臂膀，松一松筋骨，吸一吸新鲜空气，沐浴初升阳光，姑娘们跳啊！笑啊！大山也给吵醒了。

土屋有山也有水，自然条件得天独厚。我们到千佛山看“和尚”，上四门塔瞧“尼姑”，去溶洞观赏，下水库游泳。顺着山间走，一个天然大水库，绿水悠悠，碧波荡漾，姑娘们穿上游泳衣，在青山绿水中显露出少女的优美曲线……

“哟！维纳斯、维纳斯……”女儿们在碧水中追逐嬉闹。波浪滔滔，水花飞舞，那是少女青春气息的涌动啊！

姑娘们可爱美了。下夜班归来，叭，打开化妆盒，黑灯瞎火偷偷往小嘴上涂口红，蒙在被窝里，打开手电照镜子，看看眉，瞧瞧嘴，摸摸俊俏的小脸蛋儿，啊！真美呀，比西施怎么样？上了一天班，也是实在累的够呛，美滋滋的睡着了……

第二天起床、出操、叠内务……呀！口红全都留在被子上啦！爱逗的姑娘说，嘿！被子昨晚“吻”我了。有人问：是他（它）吻你呀？还是你吻的他（它）呀？格格格！一串串笑声在土屋的上空飘荡……

三个女人一台戏，女兵连的好戏多着呢！不知是谁出的馊主意，说是黄瓜头可以美容。咦，怎么帮厨的多起来了？炊事班长好纳闷儿。慢慢发现了一个秘密，切下来的黄瓜头，不翼而飞了。又有人说，冬瓜皮美容更见效，青春痘，蝴蝶斑，一抹就掉。到了晚上，你去查铺看好戏吧。手电筒一照，妈呀，姑娘们仰面挺胸，黄瓜头，冬瓜皮放在脸儿上，当成珍珠霜啦！

山野里也能吹进夏日的风。“露透社”消息，街上流行红裙子啦！你看，请假上城的姑娘“走娘家”啦，出门就鼓

鼓囊囊一挎包。跨过蝎子山，来到避荫处，瞧见没人了，她也没影儿了。你以为是躲风避雨呀？才不哩！躲在山旮旯里换花衣服，穿红裙子呢！连炊事班的姑娘也买了健美裤啦！

也许跳舞是女性的本能吧。古人云：“蹈之舞之女子也”。早在六七十年代，咱连就有舞蹈队，可那时跳的是“下里巴人”，现在“阳春白雪”啦！交际舞姑娘们真跳还是头一回呀！杨连长身段优美，技艺娴熟，带着这个踏基步，拉着那个走花样，姑娘们的天性发挥出来了，官兵同乐会上瞧吧，交际舞、圆舞曲、迪斯科，就连西班牙的“探戈”也蹦跶上了！

最有意思的是篝火晚会。周末的晚上，夏日里，清泉水边。天穹闪烁着星斗，大山幽雅清静，堆起一堆篝火，晚会开始了。管乐队奏起了贝多芬的《田园交响曲》，年轻漂亮的小于敏带领炊事班拉柴禾，火熊熊，光冲天，映照着姑娘们红红的脸。我们唱呀！跳呀！济南的姑娘刚下台，北京的姑娘上场了。小陈的歌喉似流淌的清泉：“有一首歌，轻轻唱过，在我们年轻岁月中——”圆圆接过话筒：“有一个梦静静流过，在我们心中——”大家情不自禁地放声歌唱：“飞扬的青春，有泪水也有笑声，你我都相信，我们曾走过年轻——”歌声传遍了大地，飘到了夜空，远山近野也仿佛感染了这一份热情，满天星星好象明亮了许多……

拉柴禾的炊事班，一趟又一趟早已累得大汗淋漓，小于敏发火了：“不伺候了，你们自个儿拉去吧……黑灯瞎火更好看呢！”说着就带领炊事班的姑娘跳起了“锅碗瓢盆交响曲儿”。

“炊事班绝了……炊事班盖了！”姑娘们拍手吆喝着，

这时的晚会就到了高潮。

该收场啦！有人喊，毕海燕来一段，来点什么呢？我往火堆旁一站，小辫儿一甩，双手卡腰，风度翩翩。看“白马王子”再现啦！姑娘们喝彩着。我大声朗诵：

同志，你不觉得女兵是世界上最美的姑娘吗？

美是什么？战士的威武，姑娘的妩媚，女兵二者皆备。

无须着意矫饰，自有天然神韵，这是世界上任何摩登女郎也比不了的！

篝火渐渐熄灭，姑娘们沉浸在溢美之中。山泉映照着优美的身姿，泉水尽情地沐浴肌肤，不知是谁吹起了黑管，姑娘们和声唱道：“深夜花园里，四处静悄悄，只有风儿轻轻唱，夜色多么好，星儿多爽朗，在这迷人的晚上。小河静静流，微微泛波浪，水面吹着银色月光，一阵轻风，一阵歌声，多么幽静的晚上……”

和煦的春风吹绿了山岭，蝎子山显得格外宁静。忽然，上级命令：女兵八连大搬迁。土屋沸腾了。姑娘们一片女儿心肠，恋恋不舍。土屋啊！八连与你朝夕相处，几十个春夏秋冬，上千名女兵战士，默默走过来了。从那低矮潮湿的坑道机房，走向具有现代化设备的摩天大楼，难道不高兴吗？我上面讲了那么多，你大概了解了女儿的特性了，是怀旧？还是激动？姑娘们哭了，痛痛快快地哭了一场，擦干了眼泪，执行命令，时间催人不等。上级指示：通信联络畅通不断，新旧两地机线割接交替进行，连队所有设备自己搬运。重担千斤，如泰山压顶，纤弱女子能够完成吗？大楼顶上那些抽烟喝水的堂堂须眉在看风景呢？

身高一米七十的老连长、老指导员，把帽子一甩，站在